想起我的两位母亲

胡振郎

最近我从东瀛返沪，翻阅尚散溢着油墨香的《胡振郎口述历史》，看到一张照片，让我思绪万千，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忆想起我的身世。

那是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为了编写我的口述史，于2017年10月13日，安排我和上海文史馆副馆长、《世纪》杂志主编沈飞德和“口述历史”执笔者邢建榕、魏松岩等一行前往我家乡浙江永康市考察，那天下午约3时三刻在我出生地胡塘下村老家踏访时，由沈飞德给我拍摄下一张我端坐在老宅门槛上的照片。

1938年10月1日早晨6时（旧历八月初八日）我就在照片房间的前房中出生，但因母亲生下我后大出血，不到20分钟就离开人世。生离死别，至今我都不知道生母的容貌。我上面还有一个五岁的哥哥，我父亲当时真的束手无策，一个男人要管两个小孩，怎么办？好心邻居曾帮他照管我，但是一个婴儿没奶吃，怎么能养活下来呢？骨瘦如柴，我的生命到了奄奄一息。有位好心邻居对我父亲说，快把振郎送人吧！我父亲在万分无奈之下，经人介绍把我送给古山镇四村的一位无后的35岁农妇抚养。

养母像鲁迅小说中的祥林嫂一样，她含辛茹苦想尽办法好不容易把我养活下来，但由于家境贫穷，又加养父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动不动还要打骂养母，她忍气吞声地生活着。昼夜辛勤劳作，晚上编草鞋到深夜，一早又要到集市去卖，换几个小钱艰难度日，常无米下锅，只好吃野菜。她为了我能上学念书，只好省点粮食交学费，自己常常饿着肚子，这样她身体很快就累垮了，患病却无钱医治，到了我小学毕业，考上浙江省立金华一中，我读完了一年书后，她就过世了，年仅49岁。生前她常对我说：“你能读上书，今后有出息，我累死也心甘，你要勤劳，天上掉下金子，你不起早也捡不到……”养母的教育鞭策着我一生努力奋斗。她是我最大的救命恩人，对我博爱情深，可遗憾的是，她在人间没过一天好日子，她去世后，我已无助，只得放弃学业，远离家乡去萧山县当铁匠学徒求生。

1956年清明节，我回古山扫墓时，一位好心的邻居拉着我说：“振郎，你养母生前告诉我，待我死后，你一定要替我告诉振郎他的身世。”我得知这突然的讯息，便去胡塘下老家找生父。一进门，正好我父亲也坐在我照片中那根门槛上抽烟，他一见我就流泪，这时我的后母也从房里出来和我打招呼，哥哥也从外回来。这是我首次和一家四口团聚。此时此刻一家人的心中有多少话想说，但一时还是说不出来。这年我父亲已56岁。由于我急着回萧山铁工厂上班，只住一个晚上就和他们分别了。1957年夏天，我父亲患急病又突然过世了。此后我经常回胡塘下家和哥哥、嫂嫂、后母相聚……

这次回家乡，不仅发现生母的陪嫁品，一只贴金雕花大柜和一只樟木箱，这即是我亲母留下的最好纪念品。更感到幸运的是，我虽年逾八旬还能在我出生的老屋中留下这张“故乡夕阳”的珍贵照片。艺术之路漫漫，一生画不尽江山美景，道无穷人间真情，面对夕阳惜余晖。

回家以后

刘伟馨

一个叫本的人，在戒毒所戒毒，突然在圣诞节前回家了。美国电影《本回家了》这样开头。这是一个平淡的开头，但又是一个充满张力的开头，他为什么回家，他的家人对他是什么态度，他自己又有怎样的表现，一系列的疑问，让剧情充满无限可能性。

这是美国的一个小镇，树木、白雪、小道、木屋、教堂，定场镜头透露出柔和的诗意，确实，这不像其他有关毒品的电影，喧嚣、杂乱、黑暗，在我看来，这是一对母子，面对毒品，显现最大的内心冲突，关于爱、信任、理解、救赎……

影片设定在一天时间之内，我们看到本回家后的全过程，和家人相处，去商场购物，去戒毒互助组告白，在教堂聆听音乐……后半部分，寻找被偷的狗，成为电影的重点。这样的限定，交代本过去的生活，闪回来得最为便捷，但本片没有闪回，它用我所称为的“挤牙膏”方法，在剧情展开过程中，一点一点展现本的经历：小时候，父亲抛下母亲，本努力让母亲开心，“在那种压力下，哪个孩子不会崩溃”；14岁，滑雪受了点伤，一个医生开了止痛药，在不断加大的剂量下，本上了瘾；一个历史老师，将妻子患癌所存有的大量药品，源源不断地提供给本；本把毒品卖给一个姑娘，还让另一个女孩因吸食过量毒品死亡；本几次进戒毒所，费用由继父所出，甚至将房屋抵押，但本都无功而返，这次已戒毒77天；本为了找到被偷的狗，不得已又一次贩毒……

谁偷了狗？电影把悬念做足。本知道偷狗人的意图，不仅仅是为了狗，目标是他，所以，他不断寻找可疑的人；而母亲在寻找狗的过程中，只想把儿子“系”在自己的视线里，不想让儿子离开自己，最为关键的是，她担忧儿子重蹈覆辙，复吸毒品。结果，当儿子摆脱了母亲，我们和母亲一样，疑问压过了所有的一切：难道本真有不为人所道的秘密？他真的会重走老路？

从根本上来说，本片最大的特点，就是描写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而当它外化为人物的行动时，我们为人物的表演而击节赞叹。扮演母亲的是朱莉娅·罗伯茨，而儿子本，由卢卡斯·赫奇斯饰演，他在《海边的曼彻斯特》中有过绝佳的表演。

朱莉娅·罗伯茨的一举一动，让母亲成为绝无仅有的丰满形象而让影片增色添彩。她对还在戒毒期间不应回家的儿子突然回家，感到意外但又张开双臂欢迎；虽然欢迎，却又把家里的诸如药品、珠宝等可能诱惑儿子复吸的东西偷偷藏起；同意儿子可以在家呆一天，又约法三章，不能离开自己的视线；对儿子戒毒有信心，称儿子能越过这个坎，但在商场发现儿子手里有毒品后大发雷霆，把他叫到墓地，说他死后将无处可葬；尽管企图让儿子不离身前身后，但儿子执意自己寻找偷狗的人，也只能服从，甚至无奈地用头撞击车座；虽然弄丢了儿子，还对丈夫撒谎，说和儿子在一起很安全……她对儿子付出全部的爱，但又在信任与不信任之间摇摆；她坚强、坚持、充满希望，又担忧、伤心、无能为力。儿子偷车离开后，俯拍镜头里，是她声嘶力竭的喊叫：“不！”显得那么孤独、无助。当她一切手段用尽后仍不见儿子的踪影，只能对丈夫说：“我累了。”“我要回家。”显示出是如此失落、绝望。

而卢卡斯·赫奇斯则让处在矛盾中的本，呈现别样的特质：原本以为戒毒表现好了，可以回家，但家人还是不相信他，让他沮丧；他努力改邪归正，又不免受到诱惑；他爱母亲，却又不得不再一次贩毒，让母亲和家人免受伤害；他感激感恩，又自轻自贱，“我不值得”，当他最终以吸食过量的毒品来自毁生命时，他试图解脱一切。

这是一部让漂泊灵魂回家的电影，就像片尾，母亲竭尽全力抢救自己的孩子，她如同家园，或者说，她就是家园，召唤着孩子赶快醒来，赶快回到她温暖的怀抱！

读碟

话说那粒糖丸

陆其国

今年初，研制疫苗消灭我国小儿麻痹症的著名医学科学家、病毒学专家顾方舟教授病逝，享年92岁。看到这则消息，我一时有点愣神。我的腿疾，和我出生着急了点，因此与顾教授研制出的疫苗“错失”有关。

我腿疾并非天生，而是后天因病落下的后遗症。我母亲多次对我并对他人说起过，我出生时不仅双腿健全，学会走路还比其他同龄孩子要早，而且还特别喜欢走。好像我已预感到自己很快将落下残疾，从此无法正常行走，于是想趁着还能行走就憋着劲多行走。只是这样的体验我毫无印象和记忆。我是一周岁半时，在一次突如其来的高烧后，一条腿从此落下终身残疾。我患的这病就是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

我后来上学，每每遇到淘气同学嘲笑我的腿疾，我就会立马回敬道，我出生时腿是好的，学会走路还比你们早几个月呢。这样的回敬虽然不失痛快，但我心里也会纳闷，为什么这么多同学都双腿健全，蹦蹦跳跳，我却落下腿疾，行走不便。后来更让我有点百思不解的是，我属“50后”生人，当“60后”学弟学妹，尤其是“70后”“新生代”们的身影相继出现的时候，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出生在我后面的这些孩子中，已很难看到有因小儿麻痹症致残的。虽说我总算从大人们口中得到了答案，但这答案却让我惊讶不已，因为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那些在我之后出生的孩子之所以很少有人与我“同病相怜”，其“奥秘”竟然是因为他们服用了脊髓灰质炎病毒免疫疫苗，亦即俗称的糖丸。而这糖丸在我出生时尚未研制出来，我可谓“生不逢时”。

千禧年后，我有幸走出国门，先后踏足爱尔兰、意大利、法国、瑞士，以及日本、韩国等欧亚国家，在这些地方因残疾在诸如机场或其他公共场合受到的礼遇，使我深为感触。比如在车位难求的餐馆门口，我们的车却总能停在最方便的近处，原来是为残疾人驾驶或乘坐的车设定的车位。

然而令我真正深有感触的，是那天我向一位同行的“老外”称道他们尊重残疾人时，他说这是应该的，“因为残疾人为健全人付出了牺牲”。原来“老外”觉得正因为有人因病致残，才促使有人来研发疫苗，也才有了后来出生的孩子的健康。我顿时恍然大悟。就以顾方舟教授来说，顾教授于1944年考取北京大学医学院医学系，1955年，江苏南通大规模爆发脊髓灰质炎，导致数千儿童非瘫即残甚至死亡。后此疫蔓延至中西部地区，引发全社会恐慌。1957年，31岁的顾方舟临危受命，开始进行脊髓灰质炎研究工作。1960年代初，中国脊髓灰质炎疫苗终于问世。为使疫苗让小孩觉得“好吃”，且方便运输和冷藏保存，又将它制成糖丸。最初糖丸要分不同年龄吃三次，后来顾教授在病毒学上创造突破理论，将三次免疫合并，只需要吃一次糖丸，就能对所有的脊髓灰质炎病毒进行免疫。

而促使顾教授研制出糖丸的动因，就是我国因小儿麻痹症导致“数千儿童非瘫即残甚至死亡”这样的“牺牲”。这也正是残疾人不需要同情，而要尊重的全部理由。

人民广场絮语

杨忠明

上海人民广场这块地方在申城开埠前是一片水田。1848年英租界扩张至此，修护城河，筑泥城，被称为“泥城浜”，咸丰四年，英国人在泥城浜附近开辟新公园及跑马场。旧时的泥城浜南起洋泾浜，往北沿今西藏中路注入苏州河。长1.4公里，1897年上海老地图，北海路口有“南泥城桥”，南京路口有“泥城桥”牛庄路口有“北泥城桥”，老照片里苏州河南岸最北面的泥城桥估计是后来造的，晚清，泥城浜的西岸，清军设有三座营房和军事设施。1854年小刀会和英国、美国军队在此与清军打过仗，史称“泥城之战”，这是与人民广场搭界的旧闻了。

有张旧照片显示南京西路，新昌路（梅白克路）口，养马房门前有两只石翁仲，石人来自何处？据说1861年跑马厅建造时，圈内有座乾隆年的古墓，上海跑马厅大班马勒从别处买来两只石翁仲放在墓前，古坟、石牌坊、石人形成一景，石人后来被移到新昌路口，引来烧香拜佛人，南京路一时烟雾缭绕。

人民广场是学生捉迷藏、抓金虫、粘知了、翻筋斗的好地方，老人们在此打太极拳。年轻人凑成了“大道足球队”固定时间在这里踢球比赛。广场南边是新成木箱厂堆放的木板垛，小学生喜欢爬上爬下捉迷藏。某年酷暑，我也跟着弄堂里小孩子铺张草席睡在人民广场，半夜，凉雨瓢泼，赶紧逃回家……1958年广场上从各处收集来的废旧钢铁堆成山。1959年在广场东南面有个布篷搭的杂技场演出了三年。另有蔡少华飞车走壁表演。暑假里，周围还有卖腌金花菜、菜包菜、凉茶、鸽子、小馄饨、蟋蟀、饴糖等摊贩。从前老弄堂里熊孩子吵架，动不动就一句话，勿要搞啦，阿拉两个人到大道（人民广场）里对开（对打）好哦？人民广场西边威海路口一幢老洋房花园里也堆着木板，初夏，几棵老桑树结满紫红色的果子，同学们常常爬上去采果子吃得满手发紫！附近有个三角地绿化带，共和国成立前这里有许多木行，柴爿店、煤炭店等，还有苏州人毛养浩祖上的小别墅。

上海老中医陈存仁开设的中医诊所老宅就在人民广场西北面威海路口，陈医生曾冒着危险爬上跑马厅钟楼顶部看到日本鬼子投降前在兵营里鬼哭狼嚎的混乱场面。

广场南边的“八层楼”原名年红公寓（跑马厅公寓），上世纪60年代，人造小太阳灯安装在八层楼顶，灯光把人民广场南角照得像白天，轰动上海。到了国庆节，人民广场有大批前来参加庆祝的老百姓，宫灯下面会安上红色流苏飘结，喜气洋洋，孩子们也都溜到马路上凑热闹，那年头上海最热闹的地方就数人民广场和外滩了。

玉兰月清 （中国画） 恽甫铭

“营盘美男”出土记

艾克拜尔·尼牙孜

我到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没多久，荣幸地参加了对营盘墓地的发掘工作。这一年秋末，我们一行6人组成的考古队，离开乌鲁木齐翻越天山，沿着孔雀河古河道，历经两天到达了位于库鲁克塔格山脉南麓、孔雀河中下游的营盘聚落遗址，当时天色已晚，茫茫戈壁滩上依稀可见一些被废弃的房屋，夜晚的戈壁寒风刺骨，我们在一间还算完整的旧屋里安营扎寨。

第二天，我们对营盘聚落遗址进行了踏查，整个聚落遗址由古城、佛寺遗址、烽火台遗迹以及墓地组成。古城呈圆形，古城北是由东向西延绵的山前台地，台地西端有一处佛教寺院遗址，由佛塔和依稀可辨的房屋基址组成，从寺院所处的台地上可以远眺库鲁克塔格山，在寺院西北不远处有一座烽隧，这座烽燧与分布在孔雀河北岸的烽隧遗址群点线相联，寺院以西的台地上有很多沙梁，在这些沙梁的南端分布着墓葬。

随后的一个月我们进入了正式的发掘过程。记忆犹新的是每当某个队员发掘的墓葬出土精美文物时，我们都会放下手中的工作，一起端详着文物欣赏一番，赞美之余心底暗暗祈愿自己的墓葬也能出土好东西。

时间很快到了冬天，考古发掘工作进入尾声，大家都在做回填清理工作，考古队的司机于师傅也到工地来帮忙，我看到他一人在墓地东南缘徘徊，不一会就大声喊叫说“有墓、有墓”，并且向我招手致意，我过去后发现地表有微微露出的木桩，根据发掘经验清理木棺时大家都无比激动，我们的发掘工作随着这个重大发现而进入了高潮。

后来在整理过程中，也证实了这是一座非同一般的墓葬，墓主人为一成年男性，身上覆盖淡黄色绢袅，头枕鸡鸣枕，面部罩盖麻质面具。身着人兽树纹局袍、淡黄色绢内袍、毛绣长裤。脚穿绢面贴金毡袜。腰系绢质腰带，其上垂挂香囊、帛鱼。左臂上系扎长方形刺绣护膊。

营盘聚落遗址是《汉书·西域传》中所记载的“山国”，当时的山国与楼兰、且末扎滚鲁克所在的“且末国”、尼雅遗址所在“精绝”均是两汉西域三十六国之一，也是丝绸之路“楼兰道”的枢纽。公元前60年，“西域都护府”的设立，丝绸之路的开通，既带来了源源不断的中原物品，同时中原文化也深刻影响了西域。该墓葬出土的四足长方形箱式木棺、棺板上的金鸟、蟾蜍图案以及着衣、覆面习俗，显示出中原文化的烙印。该古墓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营盘墓地的墓葬地表普遍立有木桩作为标志，随后我们就进行了发掘工作，墓葬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在发掘至1米左右时候出现有一个二层台，再往下清理，一具精美的木棺出现在我的眼前，棺板上覆盖一条长方形彩色狮纹栽绒毛毯，棺板两侧板菱形格中填绘花卉、蔓草、花瓶和树枝、树叶纹等图案，前后挡板正中的圆形之内分别用黑色涂绘金鸟、蟾蜍分别象征日、月，其周边用石榴花点缀、白色作底，绘有棕红、橘红、红、绿、黄、蓝、黑色花纹，整个彩棺色彩非常鲜艳。

十日谈

跨越千年的发现

责编：徐婉青

明起刊登一组《平凡中的伟大》，责任编辑：殷健灵。

夜光杯